

王建：商人说是汝州山



王建

旅途，是一面旗帜，飘扬着对真情的呼唤，形之于文字，便是历代诗人思归的，或情思绵绵，或柔情似水，或激情如火，或纯洁若雪的诗句。“回看巴路在云间，寒食离家麦熟还。日暮数峰青似染，商人说是汝州山。”这首《江陵使至汝州》，是唐朝诗人王建路过汝州、近乡情怯所作。自古至今，漂泊，羁旅，都是一只永远无法熟透的青果，很多诗人都无奈地品尝过，那丝丝缕缕、点点滴滴、苦苦涩涩的乡愁，被这位天涯游子嚼成一首首感情真挚的怀乡诗。诗里，有他背井离乡、孑然一身、踽踽独行的疲惫身影，更有他那孤独的心路历程和上下求索的深刻叩问。诗贵真，思归的诗，平平仄仄，长长短短，都是真性情的流露。

一

思归者，诗之所归也。那是一个明媚的盛夏，天气晴朗，麦子一片金黄，山峰青如染出，轮廓鲜明，一派丰收喜悦的景象。《江陵使至汝州》这首纪行诗，是王建一次出使江陵，回来的路上行近汝州时所作，描绘了一幅清新明媚的画面。汝州（今河南省汝州市），离王建的家乡颍川很近。第一句是回望来路。巴路，指的是通向江陵、巴东一带的道路。江陵到汝州，行程相当遥远，回望巴路，但见白道如丝，一直向前蜿蜒伸展，最后渐渐隐入云间天际。这一句表明离出使的目的地江陵已经很远，回程已快接近尾声。翘首南望，对远在云山之外的江陵固然也会产生一些怀念和遥想，但这时洋溢在诗人心中的，已经主要是回程行将结束的喜悅了。王建（768-835年），字仲初，颍川（今河南许昌）人，唐朝诗人。他出身寒微，一生潦倒，一度从军。约46岁时始入仕，曾任昭应县丞、太常寺丞等职。后出为陕州司马，世称王司马。约64岁时为光州刺史。与张籍友善，乐府与张齐名，世称“张王乐府”。其诗题材广泛，同情百姓疾苦，生活气息浓厚，思想深刻。善于选择有典型意义的人、事和环境加以艺术概括，集中而形象地反映现实，揭露矛盾。

二

其诗多用比兴、白描、对比等手法，常在结尾以重笔突出主题。体裁多为七言歌行，篇幅短小。语言通俗凝练，富有民歌谣谚色彩。他又以“宫词”知名。他的“宫词”百首，突破前人抒写宫怨的窠臼，在传统的宫怨之外，还广泛描写唐代宫中风物和宫廷生活，是研究唐代宫廷的重要材料。其五、七言近体中，有些征戍迁谪、行旅离别、幽居宦况之作，情思感人，但杂有消极颓废思想。他的绝句则清新婉约。还写过《宫中三台》《江南三台》等小令，为中唐文人词的重要作者之一。今存有《王建诗集》《王建诗》《王司马集》等本及《宫词》一卷。与故乡疏离多年，但思念和乡愁却是无法隔绝的，故乡，在他心头早已凝结成诗。他的追求尽可追求。他的悲欢依然悲欢。“寒食离家麦熟还”，这句诗平平道出，仿佛只是客观地交代离家和时间季节，而此行往返路途的遥远，路上的辛苦劳顿，盼归心情的急切以及路途上不同季节景物的变化，都隐然见于言外。寒食离家，郊原还是一片嫩绿，如今回家路过汝州的时候，田间垄上，却已是一片金黄了。快到家乡了，诗人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，将浓浓的思乡之情付诸笔端，喜悦之情喷薄而出。隐藏着让人意想不到的惊喜与收获。

所以第二句紧接着瞻望前路，计算归期。王建家居颍川，离汝州很近，到了汝州，也就差不多到家了。有时候，人是种奇怪的动物，喜怒哀乐的不断变换，喜悦和悲伤，或许已成为人们表达情感的一种最为直接的方式了。比如王建，因为“终日忧衣食”，他的诗大多写民间疾苦，唯独这首明丽欢快的《江陵使至汝州》例外。王建家境贫穷，“从军走马十三年”，居乡则“终日忧衣食”，四十岁以后，“白发初为吏”，沉沦于下僚，任县丞、司马之类。他写过一些小词别具一格，《调笑令》，原题为“宫中调笑”，可见本是专门供君王开玩笑的，王建却用来写宫中妇女的哀怨：“团扇，团扇，美人并来遮面。玉颜憔悴三年，谁复商量管弦？弦管，春草昭阳路断。”末句斩钉截铁，守望之情，跃然纸上。又如《江南三台》：“扬州池边小妇，长干市里商

人。三年不得消息，各自拜鬼求神。”纯是白描，别有情趣。他是大历进士。门第衰微，早岁即离家寓居魏州乡间。20岁左右，与张籍相识，一道从师求学，并开始写乐府诗。贞元十三年（97年）辞家从戎，曾北至幽州、南至荆州等地，写了一些以边塞战争和军旅生活为题材的诗篇。在“从军走马十三年”（《别杨校书》）后离开军队，寓居咸阳乡间，过着“终日忧衣食”（《原上新居十三首》）的生活。元和八年（813年）前后，“白发初为吏”（《初到昭应呈同僚》），任昭应县丞。长庆元年（821年），迁太府寺丞，转秘书郎。在长安时，他与张籍、韩愈、白居易、刘禹锡、杨巨源等均有往来。大和初，再迁太常寺丞。约在大和三年（829年），出为陕州司马，世称王司马。一生沉沦下僚，生活贫困，因而有机会让他接触社会现实，了解人民疾苦，写出大

量优秀的乐府诗，著有《王司马集》。其诗反应田家、水夫、海人、蚕女、织妇等各方面劳动者的悲惨生活，题材广泛，生活气息浓厚，思想深刻，爱憎分明。如《十五夜望月》《田家行》《簇蚕辞》《当窗织》《织锦曲》《促刺词》《去妇》《水夫谣》《海人谣》等，反映了劳动人民备受残酷剥削压迫的痛苦生活，特别是对劳动妇女的悲惨境遇深表同情；《羽林行》《射虎行》等，揭露了君主荒淫、权豪凶横和藩镇混战等黑暗的社会现实；《古从军》《辽东行》《渡辽水》《凉州行》等，抨击了给广大人民带来灾难的开边战争，同时也谴责了边将的无能，不知收复失地，表现了既反对穷兵黩武，又慨叹国土沦丧的进步立场。此外，他还有一些作品，如《赛神曲》《田家留客》等描写了农村风俗和生活画面；《寄远曲》《镜听词》等，表现了妇女对出门远行亲人的思念之情；《望夫石》《精卫词》等，歌颂了坚贞的爱情和被压迫者的斗争精神。也

有少数作品，流露出人生无常、叹老伤贫等消极情绪。他的乐府诗，善于选择生活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，将事件和环境加以艺术概括，集中而形象地反映现实，揭示矛盾。他很少在诗中发议论，而是运用比兴、白描、对比、映衬等手法，塑造人物形象，再现现实生活。王建善于通过人物自白刻画他们的心理状态，在新乐府诗中很有特色；或在结尾用重笔突出主题，戛然而止。用笔简洁峭拔，入木三分，语气含蓄，意在言外。体裁大多是七言歌行，篇幅较短。语言通俗明晰而凝练精悍，富有民歌谣谚的色彩。用韵平仄相间，往往隔二句或四句换韵，节奏短促，激越有力。这些特色，形成了王建乐府诗特有的艺术风格。有时候，一个人静静地坐着，便可以朝拜拜了，就像王建，以一种近似于安详的姿态处事，最后，湮灭在无边无际的诗海里。

三

诗痴者文必工，艺痴者技必良。从异乡到故里，从旅途到归途，从《江陵使至汝州》，到《十五夜望月》，思归，是他为诗而生不变的主题。“日暮数峰青似染，商人说是汝州山。”这首诗的三、四两句转写前路所见景色。在汝州，傍晚时分，他的前面出现了几座青得像染过一样的峰峦。同行的商人告诉他，那就是汝州附近的山了。两句淡淡写出，徐徐收住，只说行途所见所闻，对自己的心情、感受不着一字，却自有一番韵外之致，一种悠然不尽的远神。单从写景角度说，诗人用洗炼明快之笔画出在薄暮朦胧背景下凸现的几座轮廓分明、青如染出的山峰，确实也能给人以美感

和新鲜感。人们甚至还可以从“数峰青似染”想象出天气的清明、天宇的澄清和这几座山峰引人注目的美丽身姿。但它的好处似乎主要不在写景，而在于微妙地传达出旅人在当时特定情况下一种难以言传的心境。“冷露”“漂泊”“思归”“栖鸦”，这几个寒气凛冽、意蕴丰厚的词语，已然成了他人到中年漂泊在外沧桑如海的标签。诚所谓“国家不幸诗家幸”，于是，经历的艰辛、感情的阵痛、人生的拷问、生活的感悟等等，被他发酵成诗。但一首小清新的《新嫁娘词》：“三日入厨下，洗手作羹汤。未谙姑食性，先遣小姑尝。”刻画出了一位机灵聪敏、心计巧思的新娘形象。新娘不知道婆婆的口味，先让小姑

子尝试羹汤。这首诗不仅流传甚广，而且浅显直白，意蕴深长。纪行诗自然会写到山川风物，但它之所以吸引人，往往不单纯由于写出了优美的景色，而且由于在写景中传达出诗人在特定情况下的一片心境。这种由景物与心境的契合神会所构成的风调雨顺，常常是纪行诗（特别是小诗）具有艺术魅力的一个奥秘。而风景或前途，正被明媚的阳光劈开，露出透亮诱人的微笑，诱惑着他不得不继续赶路。从《江陵使至汝州》，这首诗特定环境，所写的归程即将结束，已经行近离家最近的一个大站头汝州了。这样一个站头，对盼归心切

的旅人来说，无疑是具有很大吸引力的，对它的出现自然特别关注。正在遥望前路之际，忽见数峰似染，引人瞩目，不免问及同行的商人，商人则不经意地道出那就是汝州的山峦。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，此刻在诗人心中涌起的自是一阵欣慰的喜悦，一种兴奋的情绪和亲切的感情。而作者没有费力地去刻画当时的心境，只淡淡着笔，将所见所闻轻轻托出，而自然构成富于含蕴的意境和令人神远的风调。经过汝州，就要到家。他快马加鞭，疾驰而行。日漫长，夜漫长，他把思归叠加的日日夜夜，到底还是叠加成了诗的岁月。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晓伟

健康生活

文明健康 有你有我



锻炼身体 增强体质

汝州市委宣传部、市文明办 宣